





樂郊私語序

余於後至元己卯教授餘干時同知州事爲海鹽  
沈毅仲實也仲實開朗好讀書與余傾蓋若平生  
歡兩人以爲相見之晚遂結姻盟庶幾久要不忘  
之義乃不三四載各以解官星散忽於至正己丑  
仲實奄棄賓客余裹糧走海上哭之劉夫人出拜  
余曰老身惟一愛女不欲遠嫁郎君婚期已近儻  
能就婚相倚爲命是未亾人之願也余悲其言而  
許之至歲壬辰兒年十八行將逆婦老妻謂余曰  
大兒已堪自立此兒猶黃口忍棄置海上乎遂夫



婦移家于豐山之陽至明年二月始畢婚事劉夫  
人復拜余曰亾人所遺祇一襁中嬰孺門戶衰冷  
所冀翁媪郎君爲我支辦儻云此後終當離異是  
非亾人託契於翁媪之意也余益悲其言謂吾婦  
曰世方擾擾桐江迫處孔道所必被兵且此州僻  
懸海上亦自可託何必故鄉遂定居州城往來于  
豐陽別業之間稱此州寓公也旣而與新故知交  
若雲間楊廉夫嘉禾貝廷臣潘澤民張子晦本州  
楊友直時於春林夏澤尋討舊跡遣撥旅懷凡耳  
目之所覩記有觸於中輒爲條載數年不覺叢聚  
成帙私爲之歎曰天下土崩余猶得拈弄筆墨如  
此海上真我之樂郊也遂題之曰樂郊私語以就  
正於後之博達君子云

至正癸卯春三月桐江釣叟姚桐壽樂年序

序終



樂郊私語序

海鹽之以樂郊稱也蓋當宋元之交東南半壁日  
尋于戈而此地獨免於兵燹文人若桐江姚樂年  
輩猶得雍容毫素間錄其私語以備識大識小之  
助數百年來陳眉公取入秘笈博雅君子用資塵  
柄篤福不佞丙午偕計而北嘗攬錢塘吊富春寓  
目五臺胥山之勝凝望海若無能測其涯涘私心  
謂箇中山川風氣地靈人傑有非尋常龍脉所能  
結毓者比守申得奉 憲臺沈公約束公正毓靈  
於其地者暇日出前帙以示篤福不佞捧讀再四



恍然身遊長牆秦望之間左蒼雲右黔浙平松紹  
慶諸山若兩蟬翼然蜿蜒起伏總之皆海鹽之營  
衛也劉誠意謂當出周孔其人以今龍德由潛而  
見由隱而文明光贊 國家維新之運可謂昌言  
豈私語哉抑余嘗按圖經寓內山脉無慮俱疏派  
崑崙自西域入中國迢迢萬里寓內有源之水莫  
遠於河相傳發源崑崙潛行數千餘里見于積石  
龍門諸山盤束曲折而東若送龍然亦迢迢萬里  
故祭川者先河後海重其源也且也山不得水將  
爲鯀爲鱧何以稱龍乎界河則止乘風而行爲雲

爲燕爲涿鹿爲河東爲豐鎬爲長安皆迴龍顧祖  
逆水大堂局也其餘氣及于洛陽大梁則漸弱故  
成王定郊廓命姬公爲留後終宋之世武謨衰甚  
國家亦竟以金陵爲陪京耳自陪京東南望爲海  
鹽人文甲於寰寓則其山脉自峨眉來亦中國之  
西陲也江漢發源於岷嶓合于大別雖未如長河  
亦迢迢數千餘里若送龍然天目爲屏大海爲池  
入 國朝以來江南寔多賢輔周公之禮樂宣聖  
之木鐸依然在茲之文矣公之表章而壽棗也豈  
以侈盛美所以爲後來者勸也至若過思魯橋拜



黃郎中廟則可以勸牧民者攷安仁橋稅務激浦  
市舶司及范廉卿之禁私販則可以勸司國計者  
兵燹之慘版築之勞天裂人妖兩日重出則可以  
勸秉國樞者趙子固之高尚如鳳凰千仞覽德輝  
者皆在其下張子晦之經濟亦可謂識時務矣楊  
廉夫選詩風雅之道頗賴以存海鹽丞賓主遞寐  
遞覺竟不交一語罷去人間世不可無此一種奇  
品徐灣之僊也康師之放無量光也六合之外存  
而不論樂府當行本色歌聲亦遏雲遶梁相傳出  
於澈川楊氏又可以見其人風流俊雅翩翩欲僊  
矣是刻也又豈徒勸公維梓而已哉

信陽州知州安成彭篤福萬來父謹跋



樂郊私語小引

樂郊何稱也是化國之餘澤而義民之遐思也誰  
秉國成憂心如醒茲非元末以兵爭四起期於大  
定之會乎而況乎海上之邦卽不敢謂山蓋卑崗  
爲陵也視天亦夢夢矣何樂而稱樂郊哉噫茲其  
所爲私語也蓋猶慶海邦之爲樂也桐江一絲誰  
扶九鼎瀛海片葉且托千秋於是假兒女婚媾之  
衷情寄幽棲浪蕩之野興其中天文地理文事武  
備考禮正樂僊跡佛踪諸奇勝津津悉見之齒頰  
間魚頭鳥翼揭中古而常新生楊處張寫人情之



劇變劉伯溫偶來行脚洩此機關趙子固猶是宗  
風撒焉塵網楚石得種羊之訣真諦擅超躍之能  
何可存而不可論乎至於佛頂放光繚繞祥音入  
暮潮聲驚哭張皇狂叫千家是所見聞豈關傳說  
少陵受註腳之疑何關千古之恨廉夫侈金繒之  
惠獨嚴三尺之誅應有詩傳非無作者而陳彥廉  
本以奇豪翻嫌讐海則至情所爲伏匿而真性何  
可擅移耳或曰彼以海爲讐而茲以海爲樂乎是  
不然讐海者其心而無能與海讐者其勢也伯夷  
叔齊餓於首陽山矣未聞伯夷叔齊之讐山也求

仁而得仁之時仁者且樂山矣大易有之旣雨旣  
處尚德載婦貞厲月幾望君子征凶斯樂年意乎  
維鷓在梁不濡其翼眷焉海邦天之沃沃則私語  
而公言之可矣亦何爲而不樂矣然而無有乎爾  
請以俟之周孔其人余何知焉時余在申偶閱秘  
笈見姚元之大曆間以宰相蒞申州至今有相公  
園者而樂年世系推本元之似有神契又仲實沈  
公宗姓頗多然總不越平輿世家也余何敢居不  
認遠祖之義而避忘年薄河潤於彈丸黑子之地  
乞得廣厦千萬間也乎爰屬筆書此精爽若存神



理如在眉公拈出一段便千年不朽已

歲在庚戌病月之吉東海澄懷居士沈孝徵

漫筆

姚樂年樂郊私語

鹽邑志林十七帙

鄭端胤

明黃岡樊維城彙編

後學姚士麟訂閱

劉祖鐘

余始至州舟過鹿苑廢刹時方深秋紅樹扶疎隱映敗榱破壁大足供客中吟眺因維梢登覽讀壁間舊記有魯簡肅公羅漢見夢事括蒼吳思齊題其旁曰是法本平等無怠亦無敬如何證無生卻來見叅政余謂阿羅漢自敬正人不敬叅政簡肅風範凜凜載在史冊每一繙誦未嘗不想見其為



人及入城謁所謂魯公祠祠旁有思魯橋壁端有  
卜筮詞州民有疑輒問凶吉如響公之精靈不昧  
更有如此者柱上有聯云鳥去古祠留鳥翼名從  
青史識魚頭是縣令蔣行簡所書

天僊湖急遞舖在城西十里僅一大漾耳湖旁相  
傳有徐灣故居灣得僊道者後以委蛻僊去故以  
名湖然復有廟神稱徐王蓋誤以徐灣爲徐王也  
廟後有老人甚縑縷問之姓郭氏乃宋樞相慎求  
之後貧無以資之舖長以自給因出樞相誥身像  
贊相示余攝衣冠拜之乃分裹糧之餘爲贈始知

韓昌黎不見三公後飢寒出無驢之句爲不

也

六里山舊有石刻云天冊元年旃蒙協洽之歲孟  
冬陽月日維壬寅朔石簣神遺忽自開發拾得青  
石璽符文吳真皇帝共三十八字余按吳天冊元  
年爲晉武帝咸寧元年是年七月甲申晦日有食  
之則孟冬朔非甲寅則乙酉也壬寅當在望後安  
得有壬寅朔乎此必里人僞爲符瑞漫不考其日  
月以悅世主於一時耳

括蒼劉伯溫多才藝能詩文尤善形家言嘗以儒  
學提舉得相見於錢塘後十年所劉已解官復見



於海鹽之橫山把臂道故至於信宿謂余曰中國地脉俱從崑崙來北龍中龍人皆知之惟南龍一支從峨嵋竝江而東竟不知其結局處頃從通州汎海至此乃知海鹽諸山是南龍正處余問何以知之劉曰天目雖爲浙右鎮山然勢分未止蜿蜒而來右束黟浙左帶苕霅直至此州長埭余駐之間而止於是以平松諸山爲龍左抱以長江淮泗之水以慶紹諸山爲虎右繞以浙江曹娥之水然諸水率皆朝拱於此州而後乘潮東出前復以朝鮮日本爲案此南龍一最大地也余問此何人足以當之曰非周孔其人不可然而無有乎爾吾恐山川亦不忍自爲寂寂若此也

至正丙申三月日晡時天忽昏黃若有霾霧市中誼言天有兩日余立庭中視之初以老眼不能正視眩然若有數日久之果見兩日交而復開開而復合者凡數千百遍迴視窻隙壁竇皆成兩圓影若重黃卵亦復開合不常此數十年來目所未覩之異也發書占之李淳風曰日不可有二風霾日無光占爲上刑急人不樂生又日變色有軍急其君無德其臣亂國嗟嗟今豈其時乎



至正十六年五月聲言張兵南下楊叅政完者以  
數萬衆屯嘉興軍容甚盛先鋒呂才以七千衆屯  
王江涇商旅不行川途嚴肅張兵遂不敢取道嘉  
禾乃自平望烏墩直搗武林達丞相以爲楊當必  
扼其鋒漫不爲備及敵已入境倉徨出拒遂至破  
軍殺將達僅以身免楊得破城之問乃跌足曰罪  
誠在我卽統苗土官軍分爲三路使蔣英從大麻  
唐栖董旺從硤石長安身率劉震朱鉞從海鹽黃  
灣而進以呂才呂昇屯守嘉興張軍知楊分路而  
來遂應接不暇一敗於臯亭山再敗於謝村三戰  
而敗於夾城巷張軍悉水從德清陸從海鹽遁還  
初楊過海上余與楊別駕郭大理謁之勸其畱兵  
三千遏其歸路楊云此行賊且成擒安得有歸者  
不聽已而竟得縱逸而去

德藏寺在縣北五十里寺雖瀕市亦深靜可憩國  
初有僧真諦性若鸞駃而恪守戒律第爲寺中樵  
汲而已時有國師楊連真伽來寓寺中聲言欲發  
天女等墓然皆古塚實無意開發意以雲間陸左  
丞愛女及朱提舉夫人皆以有色天死聞用水銀  
裝殮欲發尸淫穢之耳及楊下令果及二墓真諦



聞之怒形于色衆僧懼其以釁致禍苦爲陰勸及  
楊五鼓肩輿發衆出寺真諦忽起抽韋馱木杵奮  
擊楊命擒之時衆雖數百皆披蕩不能拒傷者凡  
百餘人至有頭破臂折者人見真諦於衆中超躍  
每踰尋丈若隼撇虎騰飛捷非人力可到一時燈  
炬皆滅耨耨畚插皆爲段壞楊大懼謂是韋馱顯  
聖遂不敢往發鼓柁率衆而去亦不敢問此僧也  
後二年真諦行腳峨嵋不知所往

州衙前有黃郎中廟相傳是前代賢令故立廟於  
此考之舊記惟紹興間有黃昱乾道間有黃綸然  
廟爲何執中重建則何又先於二黃竟不知爲誰  
按重修碑記云黃公不知何代不知何名亦不知  
何許人惟此中舊老云公爲縣有善政入民民不  
解於心相與尸祝者又不知幾何年今廟且頽圯  
民復奉主環泣請余新之余惟人莫親於祖先然  
親盡則毀茲黃公以前朝一令世何遠也世遠則  
政隔澤無及也世與澤兩不可知則心所不屬也  
而民猶戀戀若不釋然者是豈人情哉我知其以  
前令勸後令耳以爲彼善爲民民亦不忘雖千百  
世不改則今之爲牧者曷不盡若黃公使後世不



忘若今日之不忘黃公也余亦勉承民志重爲建祠以副其不忘黃公者余豈敢望民不忘如黃公也哉此記亦大有關於爲政者故錄於此

趙子固宋宗室也入本朝不樂仕進隱居州之廣陳鎮時載以一舟舟中琴書尊杓畢具往往泊蓼汀葦岸看夕陽賦曉月爲事嘗到縣縣令宣城梅黻到船謁公公飛棹而去梅佇立岸上言曰昔人所謂名可聞而身不可見殆謂先生歟公從弟子昂自茗中來訪公閉門不納夫人勸之始令從後門入坐定第問弁山笠澤近來佳否子昂云佳公

曰弟奈山澤佳何子昂慙退公便令蒼頭濯其坐具蓋惡其作賓朝家也余生也晚乃少從婦翁得見子昂今雖身寓公里第有想像鼓棹行吟勝處耳至于子昂風神美麗而和易可親文章書繪人號三絕若夫慙惠徹里竟誅桑哥之奸亦當代第一流人也

稅務在安仁橋西十五步務爲宋樞密郭三益彰慶館基也余悲此地昔爲迎賓文酒之所今爲剝斂叫囂之場前後何雅溷懸隔也近來盜賊四起在在用兵課賦無藝卽稅額一節往往增加無算



市中不堪其擾當延祐間程文憲條言江南茶鹽酒醋等稅近來節次增添比初時十倍今又逐季增添正緣管課程官虛添課額以諂上司其實利則歸已虛額則張挂欠籍云云奉仁宗皇帝聖旨諸色課程從實恢辦既許從實豈可虛增除節累增課額實數及有續次虛增數目特與查照竝行蠲減從實恢辦明旨凜然今但挂壁而已

張氏之陷平江也總管宣城貢師泰懷印脫身易姓名爲端木氏隱居雲間時一往來海上嘗寓於資聖寺與僧壽量相得甚歡壽量有戒行嘗絕江

浮淮以遊湖湘之間泛彭蠡過洞庭登祝融望大庾還至天目傳法於中峰大師行腳於四遠凡三十年於是歸隱於寺題其棲禪之室曰大隱貢因述其意作大隱記記載禮部集文多不具載

楊友直元坦嘗於後至元間判餘干與余情暱而福兒託契仲實同守友直實爲合二姓之好然未嘗悉其上世所從來茲卜居豐陽去友直所居僅一舍因得拜其先塋及高曾已下諸像乃知楊氏爲宋文公億之後有以武功起家者土著鹽之澉浦高祖春宋武經大夫國朝贈中憲大夫松江知



府上騎都尉追封弘農郡伯曾祖發宋右武大夫  
利州刺史殿前司選鋒軍統制官樞密院副都統  
國朝內附改授明威將軍福建安撫使領浙東西  
市舶總司事贈懷遠大將軍池州路總管輕車都  
尉追封弘農郡侯祖梓嘉議大夫杭州路總管致  
仕贈兩浙都轉運鹽使上輕車都尉追封弘農郡  
侯謚康惠父模啟武校尉贛州路同知知寧都州  
事卒於官友直生方晬耳母周夫人攜孤扶櫬而  
歸時康惠公及陸夫人與模生母訾夫人相與保  
護至泰定丁卯康惠薨逝友直已年二十餘矣爲

人倜儻多才好學不倦能嗣其先德江浙財賦總  
管韓仲山重其才以女妻之比官上饒通守常州  
所在著績方將振其家聲而天不悔禍復於至正  
丁酉溘然長逝春秋僅五十有五少寡遺孤孑孑  
在疚傷余結契仲實不幸早逝惟友直足爲旅人  
相依今復爾則信乎其命之窮也嗟乎友直往矣  
無以報稱惟應狀君世德及所行事以請於當代  
大方爲友直不朽計耳

丁酉八月張氏以水師數萬來攻嘉興羽檄星馳  
川陸戒嚴海鹽自州佐巡場以下皆統兵北屯半



邏新豐廣陳以備他道州城閉塞兼旬民間米穀  
驟踴而薪爨不屬多破斫簷柱几榻而炊楊完者  
以大軍四伏使小舟數十百艘餌之敵檣艣蔽天  
排川而下追至杉青東西岸多積葦以待時南風  
大作岸上舉火敵舟焚燎至四十里不止死者甚  
衆遂捨舟登陸進逼城下戰於東瓜堰大破之斬  
首萬七千級俘者數千張氏統軍張士信以伏水  
遁還然完者兇肆掠人貨錢至貴家命婦室女見  
之則必圍宅勒取姪汗信宿始得縱還少與相拒  
則指以通賊縱兵屠害由是部曲驕橫凡屯壁之  
所家戶無得免焉民間謠曰死不怨泰州張生不  
謝寶慶楊善乎余廷心之言曰苗獠素不被王化  
其人與禽獸等不宜使入中國他日爲禍將不細  
今若此何其言之若持左券也

張氏旣歸命本朝兄弟相繼拜太尉平章之命乃  
於十九年秋七月大城武林至起平松嘉湖四路  
官民以供畚築雖海鹽一州發徒一萬二千分爲  
三番以一月更代皆裹糧遠役而督事長吏復籍  
之酷斂鞭朴捶楚無有停時死者相望至本年十  
月始得迄功凡費數十百萬而新城碑記至以南



仲山甫爲譬其辭有曰有嘉太尉克綏我民疇其相之平章弟昆又曰我作我息我出我入變呻爲謳伊誰之力豈不慚覲斯言也乎

州瀕海鹽爲國利然亾命得以私販擅之每操兵飛棹往來賈販雖吏兵莫之敢撻至正丁酉灤城范廉卿以廕補蘆瀝巡檢其爲人恂恂儒者顧長騎射無論鳥獸不及飛窺雖海塗上跳魚子蟹之細捷射之百不失一夜每懸火竿上去竿三百步從暗中射火無不滅也於是亾命心懼毋敢於州北私販境內爲之肅然先是本路推官陳春以平反鹽獄數百人見稱至是本路大僚曰使巡官人如范何必陳司理平反也

楚石大師爲沙門尊宿嘗從駕上都漠北懷古諸作余嘗讀其自言羊可種不信繭成絲之句疑以爲羊可種乎因以問師師曰大漠迤西俗能種羊凡屠羊用其皮肉惟畱骨以初冬未日埋著地中至春陽季月上未日爲吹笳呪語有子羊從土中出凡埋骨一具可得子羊數隻此蓋四生胎外之化也亦不足怪特非中國所有致生疑耳後讀浦江吳立夫西域種羊皮書禱歌云波斯國中神



夜語波斯牧羊俱雜虜當道剗刀羊可食土城畱  
種羊脛骨四圍築垣聞杵聲羊子還從脛骨生青  
草叢抽臍未斷馬蹄踣鐵繞垣行羊子跳跟卻在  
草鼠王如拳不同老飫肉筵開塞饌肥裁皮襖作  
書林寶南州俠客遇西人昔得手襖今無倫君不  
見冰蠶之錦欲盈尺康洽年來貧不貧此又云以  
脛骨種之與琦師目見之者不同也蓋波斯國別  
有種法如吳詩所聞耳

州學在淨業寺南神宇齋舍頗亦弘敞有至元六  
年知州趙孟貫賈禧重修碑至正六年知州葉彥

中再修亦有碑然三州守皆賢有治聲於當時趙  
字子唯台州黃巖人治海上有惠政民到於今猶  
念之其祖子英爲宋宗正少卿南遷時以宗室從  
爲黃巖丞遂家焉有子六人皆以文學登膺仕至  
其孫師淵爲太常丞師夏爲判宗皆受業於紫陽  
之門且締姻焉故能以禮世其家施於有政云賈  
字吉甫宛丘人能行之以正限之以信羣佐若卑  
弟生之聽巖傳老胥肅然若家老之奉其尊也葉  
字大中松陽人嘗以才敏有風操爲江南行御史  
臺架閣管勾所至皆有休績可紀至於畱神庠校



崇道重學則三君之雅意均也

杜少陵集自游龍門至過洞庭詩目次第爲此州先正魯豈季欽編定大都一循少陵生平行跡亦可以見其詩法升降亦隨其年自少而壯而老愈入於細而化也註腳多所補益極爲後學借資第音切類多吳音其他註釋如以鐵馬汗常趨爲昭陵石馬果常有汗以空同小麥熟爲不近武威林間踏鳳毛踏字爲跨字之誤汝與山東李白好以山東爲東山天闕象緯逼以天闕爲天閱江月滿江城以江月爲秋月赤驥頓長纓以纓爲轡之類

不免爲杜集增累

州弟子員張烱子晦卓犖有奇表與余爲道義交每言其祖文穆公受知於世祖皇帝嘗被召入便殿問當時急務時方隆冬上以所坐貂褥撤賜命坐別以他褥進御公所上數十條皆當時切要上命執政以次第舉行而桑哥盧世榮輩以罷冗官一條爲侵奪朝權詈聲朝堂曰何物蛙蝦兒遽欲奪吾柄耶夜令健兒埃之途將甘心焉幸中表趙文敏知之邀還邸中得免明日雖拜翰林承旨尋以懼禍病免及盧桑伏誅詔還前官大德間以老



疾不起時論惜之有集若干卷行於世  
澈浦市舶司前代不設惟宋嘉定間置有騎都尉  
監本鎮及鮑郎鹽課耳國朝至元三十年以畱夢  
炎議置市舶司初議番舶貨物十五抽一惟泉州  
三十取一用爲定制然近年長吏巡徼上下求索  
孔竇百出每番船一至則衆皆懽呼曰亟治廂廩  
家當來矣至什一取之猶爲未足昨年番人憤憤  
至露刃相殺市舶勾當歿者三人主者隱匿不敢  
以聞射利無厭開釁海外此最爲本州一大後患  
也

潘從事澤民嘗爲余言本州達魯花赤也先不花  
本北人以至正三年至海上時方八月秋濤大作  
潮聲夜吼震撼城市不花初至聞此夜不敢臥起  
問門者門者熟睡呼之再三始從夢中答曰潮上  
來也及覺知是官問懼其答遲連聲曰禍到也禍  
到也狂走而出不花誤聽遂驚跳入內呼其妻曰  
本冀作達魯花赤榮耀縣君不意今夕共作此州  
水鬼遂夫婦號泣合門大慟外巡徼聞哭傳報州  
正佐官皆顛倒衣裳來救以爲不花遭大變故也  
因急叩門百花愈令堅閉庶水勢不得驟入同寮



益急遂破扉倒墻而入見不花夫婦及奴婢皆升屋大呼救我同寮詢知不覺共爲絕倒乃知唐人潮聲偏懼初來客爲真境也不花今爲叅知政事

已亥秋九月晦余曉詣嘉禾時曉星猶在樹杪忽西南天裂數十百丈光焰如猛火照徹原野一時村犬皆吠宿鳥飛鳴余諦觀其裂處蠕蠕而動中復大明若金融於冶鑄者少時方合操舟者謂余曰此天開眼也彼不知天者至尊裂者極禍關係豈藐小乎哉是年冬十二月有州東趙氏家屠豕脫治已竟旣出肺腸其腸忽蜿蜒疾行雖健蛇不

若也主人追之不能及遂出城遇海而止此蓋國家有心腹腎腸之人歸向寬大容蓄之象也

州民有朴知義者家翁莊堰幼生而不慧至八歲不語一日俄謂其母曰今日墻外牛鬪孃可避之舉家駭而且喜已而隣人之牛果鬪墻外是後復不言數日復言有官兵來未幾張軍從雲間來自此言無不驗四方挾錢帛來問者如見神明家至驟富然見人有凶事輒指而告之如響由是人見之始多面如灰灰惟恐其有惡言也母因戒之其後惟母告之言則言年十九始娶與其妻一接而



殞此雖人妖亦似乎保真通靈故能前知如此及少近婦人忽焉滅沒殆真泄而神與之俱亡無足怪也

金粟寺有康僧會身像余於至正癸巳始得頂禮明年春余以伯兄見背到寺禮懺復與潘廣文澤民檢發唐代所書三藏然零落過半惟華嚴法華楞嚴寶積維摩長阿含及諸律論之半猶完整不壞翻閱踰旬忽於晡時作禮像前見像眉間有光須臾光若白線嫋嫋而出盤繞華蓋而上余遂鳴鐘聚僧稱佛名號禮拜讚頌至暮而光復從眉間

收攝人人歎爲稀有澤民因作放光記紀其事曰夫佛者覺也覺者靈照不滅也含之可以內照六根放之可以旁燭三界此從七佛至于未來聖尊一光相續而常照者也第能保光于無始常照而不斷則雖百千萬劫此光常若如新粵自漢年覺光東度迄於吳代猶未該被於是康法師以舍利示感始闢法門于吳會傳像教於江左是蓋以身光照攝東南四生之祖也旣而立化天禧騰身金粟靈像棲託實在于廣慧焉甲午之春三月十有三日前教授餘于桐江姚桐壽樂年以孔懷之戚



禮懺像前忽眉間若有白雲一線出于鍼孔者蜿蜒少時遂若朱蛇遊霧欬閃盤旋難以名狀久之或若虹拳或如波曲或延袤長引或輪囷成暈時佛日朗映俄見天地樓閣皆成五彩似從放光石中看金碧世界也于時大衆驚歎此瑞爲世稀有余以爲此寧獨法師覺光常照而已哉要亦以廣文宿習圓滿今之虔禱發于天情故與靈契冥格若以鐵擊石以木鑽燧感極而光靈示現之耳此一光也更不特爲廣文感極之證而見前千萬善信莫不攝身神光之內各爲照徹因地使信心復萌此又法師了卻過去劫中普照羣有之一大願力也余身被靈瑞五體投地援筆記此爲後學啓信

州著姓常氏自忠毅公與秦檜不合退居海上遂家焉其後有號蒲溪者亦官叅知政事入本朝子孫多不學嘗言有厥祖遺像一幅以兵亂失之後復得之民間因出以示余其像瘦惡而髯帶貂蟬冠上有贊曰佑時生甫同德暨湯治格一隆力成再造長樂溫清遂明王孝理之心海宇阜豐躋斯民仁壽之域公功斐迪帝庸作歌列辟具瞻謂相



君之形惟肖睿辭敢獎見王者之制坦明郁郁乎其文哉皜皜不可尚已其後題曰紹興龍集壬申仲春穀旦門下士武原魯瓌拜贊余甚疑之此贊似宰相兩常公皆不得柄國奈何有此後檢宋范茂明集有代賀秦太師畫像啓乃知此贊是摘啓中數語爲贊耳此蓋檜像而子孫愛重此啓摘去和戎等語而借以爲贊也年代旣久淪落民間爲常氏所得復以魯瓌爲本州人益信而不疑耳不知魯中紹興甲午趙遠榜檜方柄國故稱門下第不識茂明何故代理瓌作啓余備錄以示常氏不以爲然愈益珍重嗟嗟是忘乃祖之仇而拜其仇也子孫誠不可不學如此

嘉興通守繆思恭當張氏來攻嘉興楊完者命繆典火攻我師遂大捷旣而張氏歸命因大城武林檄繆統所屬工徒以赴其役張陰屬其弟士信乘此戮辱之衆皆爲繆心戰繆不以介意繆當治西北面數十百丈以松江路工徒屬之繆每事作則先人止則後衆勞來督罰殊得衆心由是視他所築愈益堅好士信亦無奈何忽一日巡工至繆所轄地分時日已虞淵而工猶未輟士信日日出而



作日入而息汝何獨勞民如此繆曰平章禮絕百  
司猶敬共皇命日夕尚勤畚插況爲之民者敢偷  
餘畧士信曰此人口利如錐何怪杉青聞畔烈烈  
逼人繆曰今幸太尉革面國家借此得成獎順之  
典若念杉青之役猶恨不力縱逸平章耳士信曰  
別駕好將息言及杉青猶能使人肉跳不已

余讀海鹽州學黃侍講大成樂記言真州貝君身  
爲考其度數齊量範金爲鐘而協以古律管彼此  
適均吹其律而鐘自應至于琴瑟亦率自製云云  
余心甚慕之及甲午春祭以余家所藏崇寧大晟

樂大呂無射二鐘持與考擊則比余所藏聲益加  
高判不相協余乃竊歎曰彼貝君者果足與言樂  
乎金旣如此絲石可知知其聲者則州之喪沒匪  
久矣按大晟樂國初東平嚴氏一承宋舊者也當  
宋徽廟時有魏漢津者以一蜀黔卒爲造此樂且  
以帝皇制樂實自其身得之請以徽廟中指三節  
三寸定黃鐘之律蔡京亦從臾其說即使範金裁  
石用之郊廟至頒其樂于天下然徽廟指寸視人  
加長而樂律遂高雖漢津亦私謂其弟子任宗堯  
曰律高則聲過哀而國亂無日矣當今聖人其身



出而身邁之乎未幾遂有靖康之禍今州學鐘高  
倍崇寧則宜乎州之日阽危于清河鋒鍛也第所  
謂考其度數協以古律者豈必有出于緹室葭灰  
之外者乎

州少年多善歌樂府其傳皆出於潑川楊氏當康  
惠公梓存時節俠風流善音律與武林阿里海涯  
之子雲石交善雲石翩翩公子無論所製樂府散  
套駿逸爲當行之冠卽歌聲高引可徹雲漢而康  
惠獨得其傳今雜劇中有豫讓吞炭霍光鬼諫敬  
德不伏老皆康惠自製以寓祖父之意第去其著

作姓名耳其後長公國材次公少中復與鮮于去  
矜交好去矜亦樂府擅場以故楊氏家僮千指無  
有不善南北歌調者由是州人往往得其家法以  
能歌名于浙右云

相傳紹興間有海鹽丞簡傲不羈志輕一世嘗謁  
一鄉大夫主人偶遲遲而出丞故好睡比主人出  
則丞已鼾聲如雷矣主人以客睡不敢呼亦復就  
睡及丞覺亦以主睡不敢呼更復就睡如初究之  
主客更相臥醒至日沒丞起而去竟不交一言趙  
子固愛其事爲作圖紀其說于上置之座右曰此



二人大有華胥風氣足以箴世之責望賓主者

楊廉夫寓雲間及余到海上時一過余歲壬寅冬  
楊從三泖來宿余齋頭適就李貝廷臣以書幣爲  
蕭山令尹本中乞吳越兩山亭志併選諸詞人題  
詠於時楊尹已移官嘉禾矣楊卽爲命筆稿將就  
夜已過半余方從別室候之俄門外有剝啄聲啓  
扉視之則皆嘉禾能詩者也余從壁間窺之率人  
人執金繒乞楊畱選其詩楊笑曰生平干三尺法  
亦有時以情少借若詩文則心欲借眼眼不從心  
未嘗敢欺當世之士遂運筆批選止取鮑恂張翼

顧文燁金炯四首楊謂諸人曰四詩猶爲彼善於  
此諸什尚須更託胎耳然被選者無一人在諸人  
相目驚駭固乞寬假得與姓名至有涕泣長跪者  
楊揮出門外閉關滅燭罵曰風雅掃地矣

州詩人陳彥廉好作怪體兼善繪事其母莊本閩  
人父思恭商于閩溺死海中莊誓不嫁攜彥廉歸  
本州撫育遂成名士彥廉有才名交往多一時高  
流最與黃公望子久親暱彥廉居硤石東山終身  
不至海上以父溺海故也子久歲一詣之至則必  
到海上觀濤每拉彥廉同往不得已偕至城郭黃



乞與同看陳涕泣曰陽侯吾父仇也恨不能如精衛以木石塞此何忍以怒眼相見子久亦爲之動容不看而返因爲作仇海賦以紀其事

姚樂年樂郊私語終

附姚處士墓志銘

會稽楊維禎

君諱椿壽字大年其先出唐開元宰相崇曾孫秘書監合嘗守睦因家焉至六世孫爲秘簿宗之宗之子三人一居峨溪曰二府君是爲君八世祖曾大父思晟登宋景定壬戌榜進士第階承節郎大父潼翔宋鄉貢進士父元慶隱居不仕妣王氏司諫某女君幼機敏不習羣兒弄長丰姿偉特讀書輒了大義闢樂育館歲聘海內名師儒教子弟及里中兒君性端直平生無二言與人交始終見底裏于義利曲直必嚴其卜鄉隣有爭者不直有司



直于君得一言卽解去歲饑周人之急惟恐弗及稱貸者久則焚券與之創世濟橋峨溪上橋置亭歲五六月施茗飲饘粥於行者行者不倦橋西古松篁萬立築亭名深靜又構層屋曰松麓賢士夫往來必延致其中觴詠笑談至忘朝夕邦大夫馬公薛超吾道經桐廬聞君枉道過門以處士禮禮之邑侯周在達都等皆嘗問政於君君必以利害中民窺者鑿鑿言之民便其言者甚衆晚勉其弟桐壽曰兄老病無宦情弟齒壯學裕必側名仕版圖光其先桐壽因自奮北覲得餘干校官君娶素

氏吉水教授某女也子三曰雋先卒次粲次采孫男四曰德元德懋德祥德瑞君生于大德庚子五月十三日没于至正癸巳十月十九日得年五十五有四越三年十一月六日葬于桐君山北孝仁之原又一年其子粲謁余理官次再拜泣曰先子介不樂仕無功德可書然孝友行於家任恤行于里者不得文章家一言以示不朽非先子不幸粲不孝也粲辱爲先生徒幸先生賜之銘按其家鄉貢進士魏鈞狀爲之志而銘 桐之岡蚪蚪桐之瀨秋秋孝原一培山水相繆是爲峨溪姚處士之丘





Vertical text on the right edge of the page, possibly a page number or a small title. The text is partially obscured by the watermark and the binding edge.



王方麓樵李記

鹽邑志林第十八帙

鄭端胤

黃岡後學樊維城彙編

後學姚士麟訂閱

劉祖鐘

嘉靖辛酉予自山東謝病歸凡十有三載萬曆甲戌再有浙西之命浙江久不設巡撫自有倭寇始復設而溫台寧紹杭嘉邊海之郡各設兵備杭嘉湖兵備駐樵李叅將駐海鹽備倭把總駐乍浦至汛期把總出哨羊山海洋則兵備叅將並駐乍浦陸兵一營兵備標下中軍官領之水兵船百五



十艘分爲三枝各設水兵把總一員統之一泊澈浦黃道廟謂之上關一泊海鹽白塔港謂之中關一泊乍浦西海口謂之下關大小汛期輪撥兵船遠出羊山許山與浙東臨定直隸吳淞兵船會哨澈浦在海鹽之西宋元時通番船之處城周九里有餘軍民雜居不及三之一人少不足以實城春汛時巡撫發標兵一枝以協守且備東西應援秦駐山距澈浦海鹽各十八里與浙東臨觀相對白塔山大步山左右環拱畧內宛轉可避風濤海鹽居中兩浦爲左右翼乃樵李之屏蔽也

乍浦屬平湖元時番船萃此洪武初建城設守但孤城懸築平沙之上湯山臨城敵若據之得窺虛實城廣如澈浦軍不滿千派運糧餉又遠糧戶不運本色西海口舊天妃宮開浦置閘汛畢收泊戰船於此自倭亂平三閘改爲四哨白塔港爲一哨兵船九艘哨官一人領之乍浦爲一哨兵船八艘叅將中軍把總領之許山爲第二層門戶立爲一哨用蒼船二艘沙船小哨船叭喇唬船共十六艘水兵把總一員領之以羊山爲第一層門戶立爲一哨用船如許山之數以備倭把總親督領



之 欲錢唐無虞當守附海之三關欲三關有備先防大海之羊許但羊山去許山一潮許山去乍浦一潮緩急難相應援且蒼船二艘兵夫僅六十二人沙船四艘兵夫僅百二人小哨等船兵夫共百九十人以孤鯨守此恐瞭望不及備禦不敷倘海賊有不由羊山徑入內洋者則首尾不相顧矣隆慶元年有胡叅將者汛夜巡城忽見外洋大船無數此時守羊許者固不知也 倭船入寇必至下八山分鯨若東北風猛則向馬蹟西南行過韭山以犯閩廣若東南風猛則向殿前羊山過淡水門

以犯蘇松若正東風猛則向大衢西行過烏沙門以犯浙江而羊山正浙直交界之處兩處兵船會哨於此倭奴因糧於我每人止帶淡水數觔乾糧數升若絕其汲 也堅壁清野使無所掠其計自窮矣 海東之國 日本爲大五畿七道固彼侈言然漢史固已云百餘國矣豈古分而後併與然雖聞有王亦不能統一其衆貢者其名市者其實寇則無常視吾有聞無聞耳亦多吾人誘之無接濟不來也 嘉興水兵叭喇唬船一十四艘民壯兵二百餘名於嘉興畏河一帶巡緝鹽盜汛期調發西



海口白塔港以備邊擊之用汛畢掣回仍舊巡緝  
鹽盜杭嘉湖三河港四通鹽盜不時出沒前船  
徒有巡緝之名多分散各處虛應故事一遇賊勢  
重大便稱衆寡難敵予至則不許分散督令合觔  
定與信地某日起某止某兵分一正一奇出哨還  
日面詢有無盜賊曾否擒獲皆不能隱自此屢有  
擒獲乃知盜賊是惟不緝緝則無日不有緝惟不  
嚴嚴則何盜不靖閭閻被劫止因保伍不嚴保  
伍若嚴盜無差跡之處彼欲劫一家謀非一旦探  
聽跣踏潛伏退皆有處所此有可入故彼能來

既不能察之於先及盜已入門而四隣不知知亦  
不救使盜得以肆劫而去進退無虞若使一家有  
事比家聲鑼衆巷皆應之比門壯丁執械而俟盜  
敢近乎予在樵李申嚴此令境內頗靖與巡撫  
論兵事曰自到任以來據各將領收補到新兵驗  
多係四外去來無定之徒有司地隣既不稽察縱  
使膂力中程武藝出色猶恐將來未必得其實用  
况多具數徒坐食夫兵非練土著不可人孰不  
知而不敢執者以臨敵未必可用也竊以爲當以  
漸爲之必其來歷可知踪跡可保者始入選則不



必拘於土著而土著可以漸復此非稍屬之有司不可也兵旣漸歸於土著而又使訓練有方選鋒可用則漸可使自食其力而兵餉可減民力可寬矣巡撫雖從予之言而不能推行予之意但以收兵屬之海防同知仍應故事爾 錢唐江鳴潮揚子江暗潮欽廉 日止一潮瓊海潮半月東流半月西流乃隨長短星不應月桂林聖水巖子時潮上午時潮落大抵氣有翕張則潮有長落天地之有水猶人身之有血也水由氣以往來猶血循脉以流貫也時刻不爽卽一息四至之期也大小不同

卽春洪夏弦之道也日止一潮或十月東流半月西流者亦猶兩躄之與兩手遲速入小所見不同也 沿海衛所專爲備倭例不運糧浙西之海寧卽浙東之臨觀諸衛自指揮莊端誅領杭州衛運船四十八艘彼時猶承平無事嘉靖三十二年倭船四十二艘突犯海鹽龍王塘攻城幾破巡撫乃查復舊制至隆慶二年腹裏湖州所復板與本衛一十二艘近日指揮姚磐以爲言巡按蕭公一時未察未及正也 浙東人習於潮性水勢他處人下海卽吐浪眩暈故雖吳地亦慕彼處之人且南



人懦弱彼獨勇悍故南自閩廣北及薊鎮皆募焉  
然人一爲兵則身不可復還於農而聚者不可復  
散他日未必不爲隱憂以兵而爲賊其衆不待招  
而聚其技不假教而精聞薊鎮南兵非能衝鋒禦  
虜也衝鋒禦虜仍須北兵則南兵何藉而富厚加  
之獨無蓄不平之憾者乎 各處 小陸要害之處  
設敵臺所費不貲誠以事關防守 事寧之後上  
下全不經心多就廢壞予嘗理會及之尋以遷官  
不及竟也 海鹽一帶海塘外以捍海潮之人循  
塘拒守墩堠相望可以禦海寇之登犯塘以裏皆

良田富室煙火相望所恃以爲外

護者一塘而已

石塘縷砌縷砌者用石方尺餘長八尺或六尺縱  
而磊之取海潮衝撼不動內厚築黃土以襯之高  
與之齊厚必五倍之若少工力石可衝撼潮必內  
侵石塘有罅土塘必壞土塘內潰石塘不能獨存  
余與叅將閱操因諭衆曰夫戰而氣也勇怯在人  
所稟此豈可以操演而得操演所以演習紀律紀  
律所以爲戰用也今日之操便須作真戰用如李  
廣夜遇虎不知是石射之一發必羽習成此等心  
力乃不枉却試言今日布營走之時猝有寇至



能不動乎不亂乎亂則有技擊無以用之故操演  
務在得其所以不亂而不在乎區區技擊之間旗  
鼓行陳所以操其耳目方員合散所以操其步武  
刀矢鎗法所以操其巧力用志不分所以操其心  
膽古人操其外所以操其內今人不知操其內其  
所以操其外者又未必如法衆請言不如法之事  
予因言適來鎗手牌手各上臺演訖一套何處見  
得能否須鎗牌相角始見勝負在鎗手以能中爲  
勝在牌手以鎗不能中爲善又如射古人云必志  
於殼又曰省括於度故人初習射去勢直者謂之

箭苗今汝輩高大其梁短其弓步箭勢多高轟反  
下戢撞之數何以望穿楊貫蝨之技乎衆皆服曰  
善 富陽以東山凡三折形如之字江流隨之故  
名浙江蜀峽以幽此以麗其山水之清絕則一也  
陸至富陽循江瀕山趾道旁時有村落竹籬茅舍  
亦自不俗西興裏河用小舟可以盤壩兩岼青山  
不絕山下平疇遠村時隱時見炊煙與嵐光相接  
人家夜戶不閉舟中簾捲兩面相對忘倦越中山  
水之佳不可名狀南充王憲副續之嘗曰山形止  
越山有動意 縉雲僊都山亦奇境也峰巒秀絕



溪澗清駛人家堰石子截湍流以作水碓自春水  
磨自轉甚巧一峰拔起於地高可百仞人云頂上  
有石池夏月嘗有蓮華吹墮云同遊者邑人藩叅  
樊君獻科憲副鄭君文茂浙中無隙土但田少  
爾然利源儘多可不資於外

王方麓橋李記終



前令鄭壺陽靖海紀畧

鹽邑志林第十九帙

鄭端胤

黃岡後學樊維城彙編

後學姚士麟訂閱

劉祖鐘

嘉靖甲寅夏四月五日乙亥夜漏下三刻堠卒報



佛狼機一條鞭塵擊賊稍引退因自焚其舟並小東關及民居二十餘家遂沿塘而南渡與福橋葉家橋以至西門委蛇曲折若熟路然先是兵憲陳公在縣旬餘因廣陳告急乃以兵五百往而是晚賊至矣衛縣官奉委而出惟余與簿陳子鍊及揮使方君泰彭君端在時丁把總劉大仲諸兵皆隨盧叅戎往往征廣陳城中股慄無敢撓其鋒者余乃急塞四門諭居民以城賊不兩立須效死衆皆惟命余恐賊多譎因謀方揮使募勇夫出偵焉果有二賊伏塘下斬首級一並取船中鐵佛狼機三架以歸噫幸其無藥可試耳不然虎而翼之害又當若何已時遂攻西門燬民房三百餘自天寧寺而止皆鞠爲煨燼煙塵蔽空矢鏃交集城中火器響應屹立不少動擊斃一賊餘遂退屯鍾孫諸家及天寧寺左右晚復分擾城下群情洶洶乃與諸君分守各門方東彭北後改指揮劉君潮南西則余與陳余仍左右督焉邑博士鄭君歐陽君許君暨諸縉紳先生賓造秀士咸徒步鼓勇爲士卒先每槩軍民各一合十有五槩胥史一人攝之益以敵臺驍兵勇壯老人攝之人各米二升燭五枝夜及



子賊以長竿掠北城探虛實守堦者以亂石擊退是夜馬不停鞭火不滅盡柳鈴矢石之聲更相屬繞城六匝天始辨曙賊乃解圍卽二家晨炊而去遂侵錢家店半邏橋未時抵嘉興郡郡備亦虛不虞其猝然至也幸兵憲公自平湖提兵來援吾鹽中途聞報而疾趨抵郡甫入關而賊先鋒白旗至矣燬東關外數十家其沿城一帶則府中業已撤一而去之是日兵憲暨郡守劉公親誓杭湖等兵出戰於鹽倉橋斬獲二十餘賊披靡却還吾邑至半邏橋宿焉自賊之來也請兵告急無慮數十次竟

莫有至者乍浦戰艦亦寂然無聞平日黍餌胡爲耶日已酉矣盧丁始提二千餘兵來聞賊已長驅遂兼程前進戊寅與賊遇於本縣之孟家堰倉卒阻河爲陣不知賊已先伏舟中預作奇兵初一陣劉大仲先鋒少捷再一陣賊鼓噪而前伏從中出我兵大潰自相蹂藉鎗死箭死刃死者二百餘溺死者至千以上海寧衛指揮李元律旗牌千戶薛琪宋應蘭死之義士劉大仲與其部下殲者過半餘皆漳廣龍泉泰和諸兵橫尸蔽野疊血成川葦茸麥隴轉作戰場浙浙風聲盡背鬼泣自用兵以



來未有若此之酷且多也報至兵憲公郡守公痛  
惋垂涕卽命官榷殯鄉諫議大夫錢公復市地募  
衆諭耆民張亭董其事亭不辭臭腐朝夕掩瘞自  
是道無遺骸余前後亦遣人督之然諫議之力居  
多余守土者且愧焉乃飯僧修懺爲文以吊之初  
軍門之遣劉大仲也專爲吾鹽計自八春以來盧  
叅戎召之無虛日淞江海沙二捷實爲先鋒盧反  
蔽而抑之衆憤恨有後言比三月終頭兵乃復以  
故土盧又日召之余已逆知其必有今日乃貽書  
往止之謂金山以北原非浙轄舍已急人我實不

然盍休養之以爲鹽百萬生靈計疇昔之事不足  
以鑒乎渠固執弗允乃請諸當道亦不能得蓋其  
急于成功以贖已罪故他不遑惜焉至是鑄錯無  
鐵噬臍無及可恨哉方其迫寇金山還師乍浦百  
里而趨蓬頭繭足藟糧且不飽焉乃復窮其力以  
逞老馬而不顧其後亦安能無路蹶之虞哉比次  
孟家堰也崎嶇凸凹陣不能成列兵不能轉刃突  
如而來地利已失如之何其不北是日盧兵奔敵  
浦賊午後復至吾鹽城下知不可犯乃去是晚丞  
林子士儀歸自乍浦丞朱子光裕尉李子茂歸自



郡城揮使劉子岱松歸自平湖乃協力並守巡督益嚴嗣後惟開西門出入諸水關皆瓦礫軍民守堞如初夜給以燭間施升米之惠置竹牌以避矢石建蓬廠以禦風雨修鞭銃火藥弓矢以壯軍實皆先後就緒可裨實用旦則詣縣治兵事夜則宿西城樓視公解若浮萍鄉之民多襁負而來城中亦無復謀他徙者巳卯賊犯宋亭村宰牛而食庚辰登秦駐山辛巳越澈浦踰黃灣至砦墩巡司及天妃宮駐焉是日又二百餘賊自松江突入嘉善縣治火民居漕舸直奔郡城又火六里街值新募狼兵四百人至遂合戰敗之斬首二十有奇唯陳劉二公郡以外其墟乎壬午餘黨從新豐太平橋出海鹽塘望金山以去而石墩諸賊遂盤據不動中丞王公乃檄僉憲領兵羅公盧張二叅將及周都闔應禎督兵下屯海寧邑庚寅公單騎直抵邑中懸賞罰飭部伍戒諸將以無忘此仇恥經三晝夜乃歸辛卯戰石墩狼兵傷者數人壬辰賊掠黃灣至天仙府高家橋癸巳轉掠談家嶺裴家村燬民居且盡乙未虜周部水陸諸兵屯園花鎮崇教寺賊掠黃灣西寺而去又明日轉掠紫雲村一踪



出西旱橋一踪出黃山嶺伏菩薩寺與周兵戰誘至寺中伏兵四起周馬陷泥淖中死之並殺其部下二千餘人自是賊益鴟張信噬晝則分邨四出夜則復歸巢穴據險乘高立柵自固攘金帛汚子女薄室廬萬姓忿恨無所控訴諸官兵依違觀望以得脫爲幸雖狼兵號稱悍鷙亦莫敢弯弧爭死敵每鄉氓自擄歸者云倭人禿頭烏音不滿二三百餘皆寧紹漳廣諸不逞之徒潛勾鬼蜮竊據門庭至莫可救藥越五月庚子朔賊復掠黃崗麥墩端午甲辰復報二百餘賊泊秦駐山鮮魚嘴人姜

家村焚劫不移時登舟爲水兵所逼至酉復棄舟從談家嶺西鹽倉南投硤石不與石墩合蓋又一邨類也乙巳石墩賊薄海寧盧兵出戰于二十里亭不利而退丁未石賊犯崇德轉至石門石墩賊掠園花山由腹裏至麥庄橋戊申掠九都大康橋鄉有曹袂曹禎者預集諸鄉兵揚幟鳴金若將迎敵賊不敢渡河余隨遣人賫旗匾往獎焉匾曰保護鄉閭將以風來者庚戌復犯澈浦初欲奪兵船不能得卽進攻南門午轉而東三十人將弓矢板廳薄城下餘劄立河畔城上軍民奮勇協擊銳



砲矢石無虛發傷二十餘移時乃去遂火總寨道  
院及民居一望赭然晚復歸黃灣男婦奔逃殺死  
者無紀澈浦海鹽石臂孤危尤甚火具戎器朽乏  
不堪用郡守公日這人賫致城之不爲狐窟鼠穴  
者公力也又有統兵揮使徐君行健丞黃君鶴尉  
李子在徐勇畧嚴明能出死力部下畏之李屢隨  
征勦氣壯而弗懾亦簿書中之甲兵者故保護無  
虞然其勢亦孔棘矣自辰至于申沿塘間靜偵謀  
之卒不敢前巳中 皇皇至于旦乃休辛亥石門賊  
轉掠王江涇嘉興丁第兵敗績傷二百餘乍後二

所又報有賊自金山而南僅十有八人壬子侵平  
湖嚴州守禦百戶朱某追擊于新豐死之蔓延四  
五日乃成擒是日大步山又有賊四十餘登岍至  
城外朱家橋至清風圩淡井廟過河宿三里橋衆  
皆謂賊少兵多勦之宜余私計 且暮兵又非夙  
戒出奚難難於入乃止之越次日癸丑乃邀丁總  
兵及李尉督杭湖衛卒勇壯千餘人出追之即天  
寧寺禡祭余與方揮使諸君舉酒誓祝兵皆踴躍  
有生氣余隨治糗糧命小舟賫送甲寅追至嘉興  
郡賊已先屯石塘灣張叅戎二千餘兵出拒塘左



右濼水仄徑不可入麻又蓊鬱賊從中突出張兵  
駭散死滿壑者百餘時我兵猶未至比至則賊已  
東奔入嘉善界矣乃全師而歸邑人猶恨不與決  
一戰角生死丙辰石墩賊復出談家嶺故爲復攻  
澈浦狀遺竹梯灰石于道以懼我十八日丁巳遂  
移輜重入舟中揚帆宵遁水兵四面繚繞用發槓  
大佛狼機迎擊丙辰震撼之聲轟然海上波濤  
爲之變色詰朝戊午獲巨艦一斬首者二百有奇  
溺死者無筭惟遺一舟巨寇大憝一朝殄滅千軍  
萬姓無不鼓舞更生思磔其肉而飲其血云是捷

也統領兵船揮使劉君隆潘君折實綱紀之千戶

晏君繼芳相左右焉奮翼桑榆過緣功準亦不負

肇創之初心焉先是都臺兩院守巡兵憲諸司道

憤蜂蠆之流殃悼虎旅之無烈乃屢思遠畧廣募

驍銳命諸將分路夾攻尅期並舉又召戰艦悉集

澈浦預扼其歸路至是果收此奇勲爲東南樹保

障猗與休哉嗚呼劇寇方殲別鄙猶熾吳淞之鼓

鼙未息平湖之蚬羽屢聞極目關廂風煙慘淡顧

瞻村落鬼火熒煌雖赤壁焚舟幸假周郎之便而

殺函雪恥猶切孟明之心藉市井于戎行未免驅



羣羊以角猛虎空陸營于北部尤恐藉寇兵而賫盜糧民固若禾黍之望其雨將挽銀河以洗甲兵杜釁懷來尚有資于群策竭力死守敢自負其平生謹叙顛末用告僕夫告棗後二日庚申武原傲吏壺陽鄭茂撰

按公守禦全我城社爲功鼎鉅家藏有此述每詢長老及諸世家卽此亦未有能知者可慨也余嘗欲白當道特建祠祀公不果至有謂舉名宦爲便余甚不然當自有說適閱此述命兒手錄示同志而固藏原本亦以存公之文學政事

云辛亥八日朱元弼識

附全城志

朱士遷曰余爲兒時聞諸父老談鄭君侯禦倭事未嘗不涕泗交頤也瘡痍初起固宜感人爾矣及長而覩邑志徃徃抵牾史失求諸野人言可廢邪百年承平倭難陡發鹽邑之被圍也與郡城之突犯也勢益岌岌君侯與劉公稱守令哉人謂徵二公必繼黃象諸邑不守矣郡人知祠劉公而邑於鄭公闕焉假令公功不然安得詣人口而一之豈顛蒙其心猶未離古邪乃今則否矣余竊感焉故



不論鄭侯撫字他績而稍詮倭亂終始述爲全城志

倭奴自勝國時負其桀驁招之不賓 國初旣降張士誠滅方國珍其餘燼亡入海者每誘島倭入掠以故洪武中竝海郡邑數中倭

高皇特遣重臣視要地築城嚴防戍至著訓誡後世絕弗與通永樂初歸附許之貢已而復大舉犯遼左都督劉榮設伏擊之珍滅無遺論功封榮廣寧伯自是歛戢不敢爲寇海上熙宣而後遞貢遞掠反覆無常然所謂掠者小有抄盜不爲害也自

宋素卿宗設稱貢爭長相讐殺於嘉靖間而寧波晉塗炭矣繼以舶盜弄兵勾倭內向浙中騷動

朝廷後先爲特設撫視中臺臣

浙有巡撫始朱公統王公忭繼爲巡

視開軍府雖時有斬獲終莫能戢壬子遂犯台州

破黃巖象山諸邑明年又破昌國臨山霏霽至青村南淮吳淞躡諸衛所焚劫慘毒視曩昔尤甚夏四月移舟犯海鹽直抵演武場我軍稍有擒斬而邑中最號驍勇若毛堂崔渭者竟死于敵未旬他倭四十二人自金山登陸過梁庄殺指揮滿朝及千百戶王繼隆楊臣康綬等突至海鹽指揮采煉



馬呈圖百戶王相姚岑禦之又死乃乘勝長驅由  
澉浦入海寧遶會城又戕陳指揮而西搗新安所  
向披靡遇之男子膏白刃婦女辱淫汚慄悍倏忽  
朱殷千里至陪京守臣選材官用大師董以魏公  
邀擊之亦弗利賊由丹陽取徑而南奄至姑蘇野  
外迷失道獲一田父謬引入黎里三面阻水官兵  
因合蹙之乃殲焉田父亦糜土人祠之至今又旬  
有一日有五巨艦艦可倭百泊海鹽龍王塘下四  
出剽掠五月之四日復有艤艖三十五裝倭千餘  
至與前倭台進圍邑城時濱海雖有倭警殺將吏

然慄疾風雨未嘗攻城城圯弗繕且未見大敵上

下惴恐巡撫王公忤檄叅將湯公克寬防守海鹽

爾時未  
有專設

而叅藩潘公恩僉憲姜公廷願又適在圍

城中湯公與之籌諮計畫軍民和協悉力拒守所

攜驍勇絕倫邳兵劉黑虎等分門睥睨賊有緣城

蟻附而登者湯公手劍擊却會風雨北城驟壞尋

丈鄭端簡公家撤屋瓦塞之甫竣而賊獲鄉導引

至城壞處得不陷晝夜刁斗凡五日而解城外焚

廬舍伐林翳係虜男婦殺溺死者無算金帛財物

捆載百里而內村落爲墟賊知海鹽不可卒破乃



悉衆北攻乍浦不崇朝陷之邑之南又有激浦其  
 于邑城則二輔也於是海鹽益危浙大震事 聞  
 寘守禦指揮王應麟于理而褒恤死事千戶王鏗  
 是時倭雖棄去不守猶出沒海上烽燧時嚴環海  
 而聚落者若唐家灣長水灣清水墓皆去邑甚邇  
 荐被殘掠湯公又以調出城無大帥人心皇皇爭  
 欲避之深山廛市幾空其冬莆田壺陽鄭公茂釋  
 褐海鹽令始至卽締閱城瑕隙葺使加堅俾無虞  
 雨浥又濬壕加深而以其淤增築女 爲外衛又  
 倣北邊制於要地請各建敵臺募勇 戍守瞭望

其中令牽制賊不敢專逼城邑人心恃以安邑有  
 倉故在郭西以儲漕粟公謂寇一旦猝至因糧城  
 外不易支也敖倉牟駝遂爲秦宋遺恨矧蕞爾邑  
 耶於是亟徙粟城中亡何隣倉民舍鬱攸公徒步  
 督救遣屬僚城守以防奸細倉得全賊亦不得開  
 然後請之臺使者并徙倉廨入城明春賊大至自  
 燬其舟勢張甚男女耄倪幾數千人襁負爭避趨  
 城諸衛官恒怯懾賊素請公疾閉城拒弗內便公  
 慷慨應曰皆吾赤子也何忍棄之飽刃吾自任之  
 毋恐乃戒令掩東南北三門獨啓西門危坐悉縱



諸避賊者入入且盡門者請公曰可已甫局鑰畢而賊至西門見我有備氣阻佯引去公曰是未可幸也簡丁壯登陴每堞軍一民二編籍爲定比屋更番卽勢家無所徇賊至則守去則休人爭効死戒嚴月餘公日夕乘城臨機應變百方捍禦無孫墨守或時微服巡行獎勞扶惰一衛弁小懈必以軍法叅治不少假借又衣寒者而食餒者攬涕啣哺士益感奮賊驚悍無所施倦而解圍引其衆北向將趨嘉興叅將盧公鏜自川沙破賊班師得偵候捲甲疾驅迎之遇於孟家堰兵疲中伏敗績盧公僅以身免從征本衛指揮李元律杭州千戶薛綱括蒼義勇劉大仲等並戰歿然而賊亦無意海鹽轉掠入吳矣乙卯元春二日倭賊登白沙灣屯柘林亦自燬其舟有沙賊千餘由金山南來適與之合將入境羽書劾午故閩帥王國賢時在家謂公曰賊勢乃爾如此孤城何卽請援幕府宜張倭聲牒逾萬庶得濟也公笑曰不然夫倭僅僅數十猶橫行江南無能當者若至萬則省會爲急豈遑及我軍機何事其可欺乎必以實報而公密飭健士三百伏海塘蘆葦中須其過炮石齊發鉦鼓聲



動天地倭賊大驚亦有負傷者遂奔突而南逸出  
海鹽由澈浦硤石抵省城北關所過荼毒一望燬  
燼而撫鎮得海鹽警遣都指揮王某率兵來救遇  
賊於澈之黃巢街戰歟而死當是時江淮以南瀕  
海無地非倭而柘林賊最劇五月復沿海南掠至  
硤石而還道出鹽境公第令堅壁清野而整衆以  
俟賊微知往來去城不一舍終不敢近其冬十月  
又有倭舟東來泊秦駐塢公與指揮徐行健密計  
乘賊不意卽日撲滅之無遺得首虜八十督府特  
疏奇功公與徐並蒙 殊錫云丙辰 二月柘林賊

以乍浦新破易襲又趨圍其城行健愈自勵率兵  
往救賊亦釋乍鼓而前大戰於北王橋徐殊死鬪  
賊爲小却衆寡不敵身被數十大創 竟死陳中公  
得報慟哭以忠義獎吏士期必剪倭 而後朝食人  
靡不奮激爭先者賊聞之宵遁質明官軍出不見  
一倭而還其爲賊所畏如此自是不敢復窺海鹽  
矣去之硤石巢焉分其衆犯嘉興虔 劉慘烈松門  
指揮程祿以調至逆戰死嘉興地稍居中民尤不  
習禦倭郡守劉公慤竭力固守城亦得全又圍巡  
撫阮公鄂于桐鄉逾二旬始解賊首徐海陳東葉



麻等盤據柘林川沙窪青村陸涇壩諸處勢甚猖獗督府計調狼士兵將征討絡繹過海鹽而公糗精供億皆如挾纊無憂庚癸調度有方又不至疲民卒成王江涇京觀之捷公有力焉

天子嘉異徵拜兵科給事中之日合邑男女耄倪號哭攀轅三日乃得發邑志宦績稱公值倭寇擾境盡力守禦克完民社又稱與太守劉公鼓舞協應士民結心奮氣董毅撰去思碑稱公却狂寇全危城而民以無恐築戰壘足兵餉而守日以固稍得其槩云明年總督胡公宗憲合兵縱火掩襲巨寇徐海陳東葉麻於平湖之沈庄俱死又明年計獲王直兩浙始寧餘黨流竄禍在閩廣矣

靖海紀略終



三

三



